

湯恩伯的一生

孫運開

心如鐵石氣奪風雷

在剿赤抗日戰史上，湯恩伯可算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名將。

他不但具備軍人的「智、信、仁、勇、嚴」的五大美德；而且特別充溢「祇盡義務、不爭權利」的精神，他經常表示：「人所不願為的事交我，人所不願打的仗交我，人所不願履的險我去！」

他說此話，不是喊口號、唱高調；而是往往見諸事實的。當民國廿三年江西剿匪，直搗瑞金之役，他曾自告奮勇，担任白水、貫橋、驛前一路的主攻。打開犁庭掃穴的勝利之門。

他以為軍人應當向邊防方面發展，邊防守得好，國防自然鞏固；於是，他曾自動請求到西北屯墾，鞏固邊防；所以才有率領第十三軍遠戍綏

遠的事實，進而有痛擊偽蒙軍，收復百靈廟的戰果。

抗戰開始，他在綏東，于七月十六日，即首先請求蔣委員長下動員令；於是進駐南口，對氣勢方張的強敵，展開堅強的防禦戰，第一次予敵軍以慘重的打擊。

他最初以統轄兩個師的第十三軍為基本，隨着任務的加重，指揮多達五十萬眾，成為抗戰期間最主要的機動兵團。自南口之戰開始，至獨山阻敵，收復桂柳；轉戰黃河、長江、珠江流域，幾乎凡重要戰事，無役不與，部隊特別辛勞，大都苦戰有功。

戡亂期間，重要的淞滬保衛和金門防衛戰，仍然由他負責指揮。結果，淞滬之戰達成任務後，能將大軍作有計劃有秩序的撤退；金門之役，則聚殲來犯之敵，奠定台灣安固的基礎。

除了上述「祇盡義務，不求權利」的精神外，他還特具「為人不自為己」的精神，處處為公，不自為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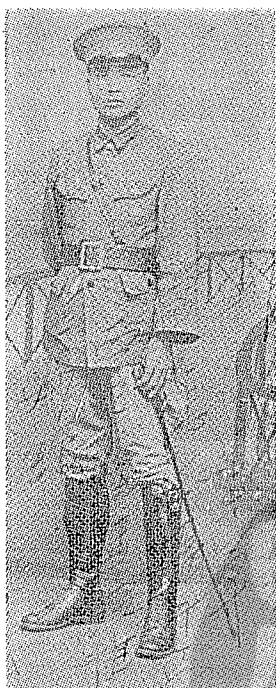
當上海保衛戰即將開始之前，共匪曾經透過浙江省主席陳儀與他親如父子的關係，提出「策反」事件，他毫不考慮，毅然向蔣總裁檢舉。

他的「奉公無我」的精神，不但深獲長官的期許，與論的推崇，部屬的愛戴；而且也使敵人折服。即如素行奸滑傲慢的共匪葉劍英，當其在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與湯將軍相處時（當時國共合作，湯為教育長，葉副之），對他也佩服備至，曾謂：「在國共合作時，湯恩伯是共產黨的最好友人；國共分裂時，湯恩伯將是共產黨的最大敵手」。

當他于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廿九日在日本東京慶應醫院病逝時，曾在戰場上把他當為死敵的日軍，以及日本國人，却為他表示從所未有的哀痛感傷。許多男女老少，川流不息的到醫院去瞻仰他的遺容，放聲大哭；有的從上午站到下午入殮時，仍不忍離去，一直守住他的靈柩，在醫院過夜。七月三日，在青山齋湯公祭時，日本人幾乎動員了全部權貴和朝野知名之士，鄭重其事的穿着大禮服，向他祭奠。

他大智若愚，才不外露，坦直率真，果斷決行；特別在統帥上，表現出無限的熱力和活力。所以常能在非常時期，打開環境，變不可能為可能，洵非他人所及。富蘭克林曾謂：「任憑環境控制，受命運支配的，只是一般的動物和草木」。他却是環境的創造者，從不為環境所限制。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他逝世十週年，願祝同上將會題詞稱贊他：「心如鐵石，氣奪風雷」。



民國十九年湯恩伯將軍在國民革命軍學生總隊任職時攝於江西九江。

從以下較為詳細的敘述中，不難了解他確是一位難能罕覯的名將；所謂：「心如鐵石，氣奪風雷」，他實當之無愧。

穩打穩紮步步為營

湯將軍名克勤，字恩伯，以字行。民國前十二年，世居浙江武義縣湯村鎮。儒家子弟。少讀經史，慷慨有大志。浙江體育專門學校畢業後，因嚮往革命，隻身赴粵，入援閩浙軍講武堂。廿一歲畢業，任排長。但他以為處在國家多事之秋，應當再多充實一己的學識，用為他日擔當大任的基礎。所以他再排除萬難，東渡日本，先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再入陸軍士官學校習軍事。

民國十五年學成歸國，即獻身革命，初任國



湯恩伯任黃埔軍校六期學生總隊上校大隊長時留影。

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旋升作戰科長，參加北伐。十七年，在軍校六期學生大隊長任內，著「步兵連教練之研究」一書，獲校長 蔣公嘉許，累晉軍官團副團長，春風化雨，頗多獻作；而其文武兼資，受人識敬，也自此開端。

民國十八年秋，追隨 蔣總司令出兵討逆，由參贊戎機而統率勁旅，升任陸軍第四師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

民國廿年，因清剿江西共匪有功，升陸軍第二師中將師長。次年，調任八十九師師長。

八十九師新編未久，素質不齊；是一個戰鬥力與訓練都猶待加強的部隊；而湯恩伯接任師長後的任務，是由武漢開赴鄂東，擔任清剿徐向前的匪軍。最初部隊開拔，每天祇行軍卅華里，尚有百分十五的人落伍。但任務在身，又無較充裕時間，先行整訓，再行作戰。必需一面訓練一面作戰。也就是從戰鬥中完成訓練，從訓練中遂行作戰，因此，他創新一種特別的方法。

首先，他收拾起師長的官儀身段，而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不但甘苦與共；而且親近如家人。由於他穿的衣服，和伙伕們相同的，他是一師之長；所以士兵們很親切的叫他「伙伕頭」，對他既尊敬又愛戴。他下的命令，不論有任何困難危險；全師官兵，都能貫徹奉行，而無怨尤陰違之事。

豫南、鄂東一帶，地形複雜，久經匪禍，滿目瘡痍；而匪軍機動慄悍，出沒無

常。剿匪戰事，進行異常艱苦，他以身作則，激勵部屬，先從行軍方面，多加磨練，未入匪區以前，即不走大道，專走山路，越山頭，加強沿途搜索。宿營時，先就山嶺的稜線構築工事，再在陣地後方臨時搭架草棚，造飯宿營，決不住民房。並且注意警戒。他還經常在山上用號音，調集部隊長到山頂去，聽他指導，久而久之，大家養成習慣，不但不以為苦，而且由此演練成「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戰術。等到進入匪區以後，就以此成為剋制匪軍的主要因素了。

比如郭家河之役，徐匪向前以兩個師的兵力，圍攻八十九師一個團，企圖用「以大吃小」的戰法，一舉成功。但因為八十九師準備有素，已佔地利；所以戰況膠着，未能迅即以多取勝。時間一拖長，反而遭受八十九師另一個團自鄰近山頭趕來夾擊，落得個慘敗潰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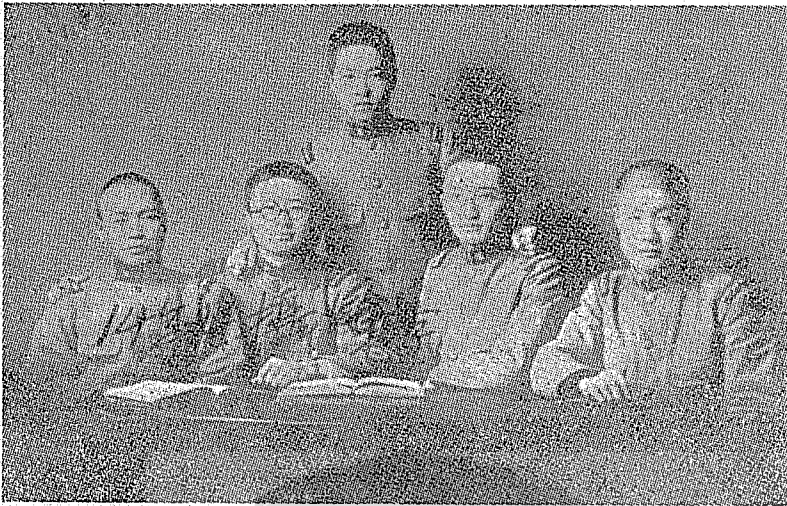
再一次，八十九師行軍到瓦碎寨仰天窩山地，徐匪又發揮其打埋伏的特長。四邊來襲。可是由於八十九師佔山嶺的習慣，迅即取得居高臨下以逸待勞的優勢。匪軍被迫進攻，又受到很大的損失，無功而退。

八十九師在鄂東，經過一年的清剿，迫使徐匪無法在老巢立足，不得不化整為零，分股西竄。而八十九師部隊的本身，也從此成為戰鬥力極堅強的勁旅，每日行軍增加到一百廿華里，尚無一人落伍。在湯恩伯的指揮下，轉戰各地，攻克守固，為最有名的常勝軍之一。

事在人為，湯恩伯於此，可謂牛刀小試，好的開始。

南北剿匪馳援綏東

民國廿三年，他參加江西剿匪戰役，晉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第十縱隊指揮官，兼陸軍第四師師長，統轄第四、第十、八十八、八十九師，初隸東路，由閩西進；一路出奇制勝，連克將樂、



民國十四年湯恩伯（左一）在日本士官學校與同學合影。

泰寧、建寧等縣，進入江西，與北路軍會師；再改隸北路，繼續南進。

當時，共匪主力蟻集贛南，以瑞金為巢穴。而廣昌、石城、寧都一帶，山地連綿，匪軍深溝高壘，寸土必爭。湯恩伯自告奮勇，擔任主攻，連克白水、貫橋、驛前等地，殲匪極衆。

共匪為保衛瑞金，再在桂鳳台一帶險地，設五道堅強防線，負固死守。兵力三倍於我軍。十一月，湯率部猛攻，酣戰數日，雙方死傷頗重，而敵陣不下。他以為攻堅徒增傷亡，乃改用智取，對匪進行心理戰。遂親率軍樂隊到第一線，大奏勝利樂曲，我官兵伴樂而歌，士氣益壯。匪軍本已死傷慘重，但不知我軍虛實；遠聞我雄壯軍樂，情緒突變；軍心既變，射擊失準。他捕捉戰機，立即下令衝鋒。匪軍喪胆，蜂湧潰逃，我軍奮勇追逐，連破匪軍五道防線，光復瑞金。掃穴犁庭，卒收五次圍剿全功。

贛亂雖平，湘鄂贛邊區匪患仍熾，牽制我大軍七八個師，不能抽調來追擊由江西西竄的殘匪。民國廿四年，他奉命率部進剿，不一月，即聚殲匪軍於鄂西湖沼地區，斬匪首徐彥剛於大冶江畔。乃於崇陽軍次，就任陸軍第十三軍軍長。再於是年冬，率第四、八十九兩師，馳往湘西，在武崗、洪江一帶，擊潰賀龍匪部的竄擾。

朱毛匪軍竄抵陝北後，與徐海東、劉子丹合流，裹脅鄉愚，宣傳赤化，至民國廿五年初，已擴展至五萬人，惟地瘠民貧，糧食恐慌；乃思轉向較富裕的空間發展，於是年二月廿日分兩路渡黃河進犯山西，狼奔豕突，晉省四十八縣，均受

侵擾，勢頗猖獗。閻錫山將晉軍編為四個縱隊，分頭堵截；一面向中央請援。蔣委員長惟恐匪

軍擴張，竄擾河南、河北，糜爛地方；甚至予日軍「防共」的口實，另生枝節。乃急調關麟徵的廿五師、呂濟的卅二軍，和湯恩伯的十三軍馳赴晉南協剿。閻錫山乃以軍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將該三起部隊編為第五、六、七縱隊。

三月廿一日，我軍七個縱隊，依外線作戰方式，向犯匪作向心圍攻，激戰至四月卅日，終將匪軍殲滅大半，殘匪渡河回竄陝北，山西肅清。湯也率部渡河窮追，復在瓦窰堡，痛剿殘匪獲勝；遂兼任陝北剿匪善後辦事處主任，準備再接再厲，克收徹底蕩平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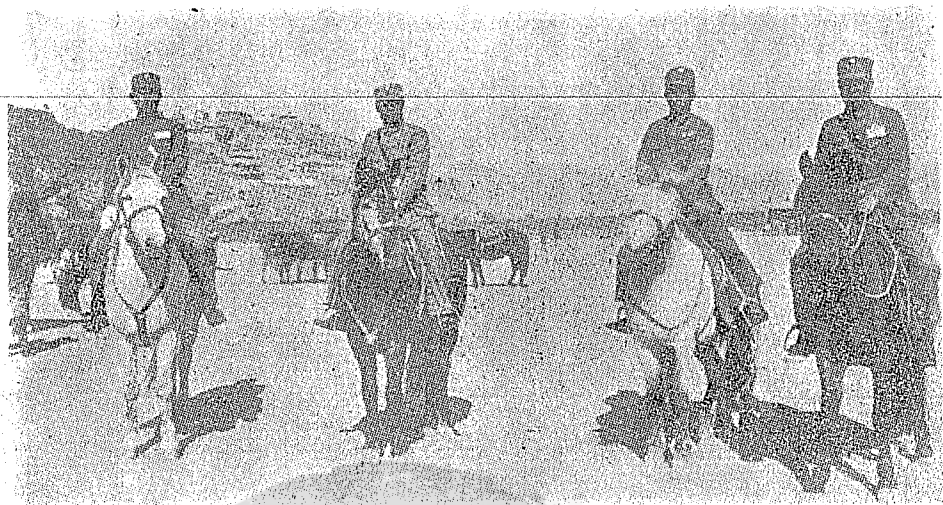
可是，內蒙古方面，情勢非常嚴重，五月二日，一個在日軍羽翼下的偽政權——內蒙軍政府，在距張北二百里的化德縣成立了，並且組織軍隊，又有「興亞聯合軍團」、「邊防自治軍」、「西北防共軍」等名目，準備進犯綏東。

五月廿六日，政府發表陳誠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担负清剿匪軍和籌劃西北國防的責任。六月，湯恩伯也奉命率部，在最機密的行動中，換用晉綏軍番號，避開日軍耳目，由陝北榆林開出雁門關，防守平綏鐵路的重要地集寧。

十一月初，偽蒙軍大舉自商都向西面的寶昌和張北移動；十五日，在飛機掩護下，企圖攻取興和、陶林，再奪綏垣、集寧，截斷平綏鐵路。

十一月十六日，綏省主席傅作義趕到集寧指揮我軍迎戰，湯部配合行動。終於擊退來犯偽軍，于廿四日克復百靈廟。十二月十日，再克大廟

。正準備進一步克復商都；乃因西安事變而終止



民國二十五年湯恩伯（左二）率部追剿共匪，在陝北榆林與高桂滋軍長（右二）等合影。

。當時，傅作義名聞全國，湯恩伯和他的十三軍，却以無名英雄成為安定綏東的一大力量。

南口奮戰漳河阻敵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盧溝變作，十日，

蔣委員長即電湯：「迅速準備待命，並對冀察妥為聯絡，務期中央與地方融為一氣」。他奉命後，與宋哲元聯繫，願為後盾。可是，當時北平、天津空氣沉悶，宋仍然主張妥協，尚無堅決抵抗的積極準備。他觀察日軍來意不善，恐怕再猶豫下去，必將陷於被動；乃于十六日電請 蔣委員長速頒動員令。

七月廿九日北平失守，八月一日，中央令派傅作義、劉汝明為第七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湯恩伯為前敵總指揮，統率第四、八十九、廿一、八十四、九十四等師，進戍南口一帶；付予屏障察綏，牽制津浦、平漢二線日軍，掩護國軍在主戰場爭取餘裕時間的任務。

二日，他即趕往郭磊莊與劉汝明協商，湯部以十三軍及高桂滋的十七軍為主力，防守南口、赤城、獨石口，對東南構成防線；劉部廿九軍一部，以張家口、宣化為根據，對北構成防線。

八月八日，湯部尚未完全集中，敵軍已自北平進攻南口；八十九師首當其衝，敵軍陸空砲火猛烈，且有戰車助戰，湯軍在祇有兩門戰防砲的劣勢裝備下，奮勇力戰，激戰十二日，敵軍死傷萬人，仍然無法從南口正面突破湯軍防線。

馮玉祥曾在他所著的「抗日的模範軍人」一書中（民國廿七年九月出版）描述當時我軍作戰

的英勇和湯恩伯的卓越指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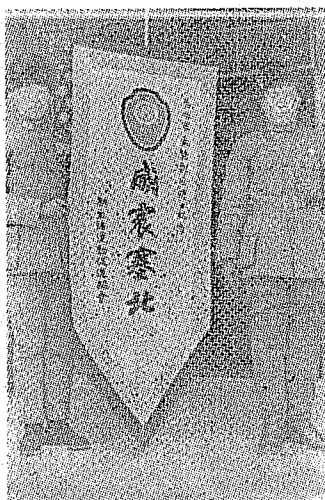
「……敵人天天用飛機投彈和坦克車打衝鋒，重砲一分鐘也不停的打，弟兄們彼此說話都聽不清楚。但是弟兄們英勇得很，他們跑到敵人坦克車面前，從窗口槍口往裏面投手榴彈。敵人簡直不敢和我們打交手仗。就靠這種勇敢，守住了南口。」

湯將軍和弟兄們在一起，鼓勵他們，危急的時候，把勤務兵也派到火線上去；他穿着短衣短褲，到處指揮。

打到八月十八日，日本鬼實在沒有從正面再攻的勇氣了。我們雖然傷亡了一萬多人，可是敵人也死傷了一萬人……」

由此可見南口之戰的慘烈雄壯，是敵軍侵華以來第一次所遭受的堅強抗拒和慘重打擊；同時也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可輕侮的正義力量。

在南口遭受敵軍猛攻之時，北方的劉汝明部



民國二十五年冬百靈廟大捷後湯恩伯將軍（右）在綏遠接受新生活運動總會贈「威震塞外」錦旗時留影。



國民二十七年台兒莊大捷湯伯恩將軍所部
獲日軍戰品之一部份

曾經由張家口向張北發動攻勢，牽制敵軍。中央也下令河北的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由平漢路北進，經北平西部山地向南口迂迴，夾擊敵軍。傅作義也率一師又三旅，自山西大同來援。湯本擬乘援軍大集，反守為攻。但敵軍也已增加援軍，搶先再與攻勢。

在北方，敵軍由張北反攻，攻陷外長城的神威台和漢諾壩；使張家口危在旦夕，傅作義于廿日率重兵回援張家口。在南方，衛立煌的援軍雖說進展神速，但被永定河所阻隔，倉卒間無法籌集渡河船隻，以致未能發生適切的夾擊作用。敵軍乘此空隙，一面伴攻南口，拘束湯部主力；一

面以生力軍迂迴南口右側的橫嶺和鎮邊城，猛施攻擊。我軍因兵力分散，裝備不足，被其突破，廿四日鎮邊失守，南口的後方懷來頓受威脅。

廿六日，湯部奉命向桑乾河右岸轉進，劉汝明部向洋河右岸轉進，傅作義反攻張家口失利，退守柴溝堡。察綏、南口之戰結束。

九月二日，湯再奉令率所部往順德、彰德一帶整補；並擴編為廿軍團，轄三個軍（湯自兼十三軍、王仲廉長八十五軍，另關麟徵的五十二軍）。

十月中，敵軍沿平漢鐵路南下，進展神速，我軍兵力單薄，平原無險可守；戰局極為不利。湯再奉令沿漳河之線佈防。他為遏制敵軍狂進銳氣，特採攻勢防衛戰法，主動向進攻中的敵軍反擊。廿一日，他指揮五十二軍關麟徵的勁旅，向已渡過漳河的敵軍猛攻，激戰一晝夜，將敵軍擊退，攔截成功。敵軍意外受到阻礙，頗有傷亡；同時正以全力向山西省用兵，所以也就停留下來，未再南下，而與湯部隔河相持。

台兒莊施用運動戰

民國廿七年三月起，戰事中心在魯南，而以徐州的攻防為主要目標。

二月上旬起，中央為了加強魯南右翼防禦，防阻敵軍南下，切斷隴海路，由東向西包抄徐州；特先後抽調龐炳勳和張自忠部增援臨沂，曾與強敵板垣師團，發生多次激戰，殲敵五千餘人。三月廿日，敵軍向沂河東岸潰退，我軍固守臨沂，克復蒙陰莒縣。與正面的台兒莊，相為犄角。

正面，敵軍自三月十七日攻陷臨縣（我守城的一一二師師長王銘章壯烈成仁）後，即南向臨城。由於韓莊南阻運河，西鄰微山湖，運河以南，山陵連綿，不利機械部隊運動。所以敵軍企圖沿東臨台支線向東南迂迴攻佔台兒莊，再右迴旋進攻徐州。

台兒莊在運河北岸，又是台濰公路臨台支線的終點，形勢很重要，有居民三千四百餘戶，築石為土城，有碉樓多座；南北相距一公里，東西相距二公里，為運河一大要站，滿清漕運盛時，每年經此北運糧米四百萬担。隸屬嶧縣，西北相距三十四公里。

我軍迎戰戰略，是以孫運仲的池峯城師團固守台兒莊陣地，誓死不退，吸誘敵軍主力；以湯恩伯軍團為包圍之師，從敵側後進行右翼大迂迴，夾擊敵軍。另以孫震軍固守河防，扼守利國驛，鞏固徐州北方；孫桐萱、曹福林軍活動津浦線，破壞敵後方交通運輸，阻撓敵軍增援。

敵軍以頑強的勁旅磯谷師團為主力，自三月廿四日起，即開始台兒莊的爭奪戰，敵軍砲火猛烈，且有戰車助戰。我軍也運到新式重砲與平射砲，竭力抵抗，敵軍死傷甚眾無法突破。

廿五日，右翼之敵板垣師團，為響應台兒莊的正面進攻，也向我龐軍發動攻擊，臨沂危急。我張自忠部迅速馳援，才轉危為安，擊退敵軍；進而前進沂水西岸，立定陣腳。

廿七日，我湯恩伯軍，由蘭陵洪山向西進攻臨台支線，直入北洛、南洛，襲擊磯谷師團的後路；磯谷前後受敵。於是，板垣乃在臨沂戰況不

利的態勢下，抽調坂木旅團三千餘人，和騎兵數縱隊，于四月一日沿公路襲攻蘭陵洪山，抄湯軍的後路，敵軍行動迅速，且有機械化部隊協同壓迫，一時我軍頗覺情勢危急。湯恩伯當機立斷，除下令斷後部隊竭力撐拒，爭取時間；一面放棄已攻佔的南洛北洛，立即回師，以全力猛攻來襲的板垣師團部隊，爭回主動。在關麟徵的五十二軍和王仲廉的八十五軍的密切協同下，經過兩天的激戰，到三日止午，已將敵軍大部消滅。

正當湯軍在外線大勝時，台兒莊的戰事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敵軍不但已攻佔全莊的三分之二，而且有一部已衝到台兒莊南門，我軍十死七八，被迫渡過運河，僅保留西關的一部份。

湯恩伯把握戰機，迅即以得勝之師，再度南下進襲敵軍之後形成包圍，五日，與敵軍在底閣楊樓大戰，我台兒莊正面的孫連仲集團軍乘勢反攻，六日晚，敵軍突圍潰逃，退保嶧縣，爾莊，死傷達萬人以上。同時，死於台兒莊內爭碉堡，巷戰的，也相近萬人。

本戰役，我軍無論是防守、應援、游擊，各方面都有極優異的表現；而湯恩伯的機變胆勇，却有過人之處，蔣委員長對於他的適時反擊，寄望很高，曾于戰況最激烈的四月二日，致電勉他：

「臨嶧台韓間之敵，經我軍連續進攻，殲滅過半，其退路斷，增援無望，尙作最後之掙扎。臨沂方面之敵，苦戰之餘，放棄戰場，竟分兵向台兒莊轉進，淮南之敵，不顧側背危險，向蚌埠集結；晉南豫北之敵，不顧

惜放棄既得地區，抽出兵力，以圖策應；均足證明敵人對於魯南會戰之重視及其危殆之程度。仰我英勇將士，其應認清本會戰之重要性，並我軍得獲全勝之現狀，嚴令所屬，作最大之努力，為戰略上適切之協同，促成絕對之勝利，以利全局。」

台兒莊大戰全勝，湯恩伯獲頒授青天白日勳章；而其擅長運動戰的威名，傳遍中外；同時，也更加重了他此後在抗戰中的責任。

氣魄勝人真誠動人

徐州棄守，湯部突圍成功，奉調往南陽一帶整補，中央調任湯恩伯為第卅一集團軍總司令，指定指揮所屬，為中原機動兵團，隨時策應第一、第五兩戰區。

武漢外圍會戰時，再奉命前驅，指揮第卅、卅兩個軍團，及十八、五十四兩軍，轉戰於湘鄂贛邊區。

民國廿七年冬，中央以抗日軍事，已進入長期階段，決定加強在敵後展開全面性的游擊戰。湯恩伯奉派主持南岳幹班的訓練（仍兼卅一集團軍總司令），他任教育長，中共的葉劍英任副教育長，並且有共幹李濤、邊章五、薛子正等參加。調訓的是當時全國各戰區正規和游擊部隊連長以上旅長以下的長級中堅幹部，以及少校以上的政工人員。

這是個不易應付的教育場面。一方面調集來的英雄幹部，來自各方，素質背景不太單純；一方面是和曾經對壘多年的敵人中共合作服務；無

形中存在一種極微妙的情勢，何況，中共一向是搞分化，搞鬥爭出了名的。如何確實辦好此一訓練班，不出問題不變質；是一種大學問，大能耐。湯恩伯在此方面，却發揮了他統御的天才。

而以「氣魄勝人」、「真誠動人」、「認真實幹感人」。首先提出：「對人誠懇，對事認真」的口號；並且強調：「對事不對人，爭事不爭利」。以樸實進步的革命作風，常能把握教育重點，吸引學員思想目標，環繞在效忠黨國，服從領袖之間。他善於揣摸羣衆心理的要求，當機立斷的解決許多難題而恰到好处；永遠表現他的無窮活力和真實感情。給大家無限的鼓勵和堅定的信心；進而帶回各個戰場，匯成一種巨大的長期作戰力量的洪流。

他對待同來的高級共幹，有一種特別風度：在形式上待以學者名流的禮貌，實際上以與部屬相等的待遇，一視同仁，對葉劍英，尤處處表示推誠持重的態度。集會時，總是拉葉站在一起，進出時必並肩而行，每次講演後，更是照例請葉繼續講演，真誠處渾然了無痕迹；感人處，却又能使彼等尊敬他為極信服的長官。尤以葉劍英表現最為顯著，葉在班中，平素以為自己身份不同，常常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露自命不凡的辭色；惟獨對於湯教育長，則表示絲毫不苟的非常尊敬。可是，辦教育好像建造房屋，必需真材實料；何況兩黨人物聚集一堂，更何況葉劍英一向以尖酸刻薄著名？所以，除了待之以真誠外，還要在游擊戰本身，有一套充實的學養和精關的理論，才能使其衷心悅服。（下期續完）